

凤栖宸宇

凤栖宸宇

FENG
QI
CHEN
GONG

妖娆山河，谁能拱手相让？
如画江山，谁会甘心抛却？
谁先动了情，谁先失了心？
谁会先弃甲，谁会先沦陷？

下
转身 著

演绎祸君倾国的后宫传奇
完美番外+签名书签 绝世典藏

潇湘书院
顶级人气作者
转身

决泱乱世 边疆烽火四起
皇城风云涌动
三国鼎立 仗剑难割旧梦
四国蠢动 挥刀妄断前情
半壁晴天半壁阴
九重城阙烟尘生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杂志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栖宸宫

凤栖宸宫

FENG
QI
CHEN
GONG

妖娆山河，谁能拱手相让？
如画江山，谁会甘心抛却？
谁先动了情，谁先失了心？
谁会先弃甲，谁会先沦陷？

下
转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三卷

半壁晴天半壁阴

你可已习惯清晨醒来，枕畔有另一人？
我渐渐习惯了。

分别在即，请让我为你舞一曲。

明争暗斗，爱恨纠葛，都暂时忘却了吧。



第四十一章

冷宫忆旧

这座冷宫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无忧宫，可却阴暗无光，森冷如鬼域。

路映夕推开沉重的宫门，缓步走入。巡守的侍卫不敢拦她，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

“都退下。”她没有回头，淡淡说道。

侍卫迟疑了一下，恭敬地递上一盏灯笼，然后依言退离。

手提灯笼，路映夕慢慢走着，四处转悠。这宫殿刚刚翻修过，却仍然是这般的凄清死寂。没有半点人声，没有半点灯火，就像一座被洗劫过的空城，令人置身其中遍体生寒。

穿过空荡荡的前殿，绕过蜿蜒绵长的回廊，便到了后苑寝居。路映夕轻轻扬唇，笑容凉薄。其实这里很好，虽然阴森了些，不过贵在清静，没有纷争。

幼少时，她曾经好奇，冷宫到底是什么样。有一次她偷偷跑去窥探，攀上陈旧的褐色宫墙，瞄了几眼，惊得跌落下来。事后她与师父说起这件事，师父眼中满是悲悯，似乎那时就已预见到，将来她也会成为深宫中的可怜女人。

邬国的冷宫与无忧宫不同，殿堂残损破败，少说有百年未曾修葺过。里面住着四五十名废妃，其中一名是皇祖父的妃子，大概已有五十岁。那日她趴在墙头所看见的，便是那位老太妃。

那老姬穿着艳红色的宫装，裙摆上破了几个窟窿，布料残旧，显然年代已久。她头发灰白，满面皱纹，看上去似有七八十岁。可是她的站姿和神态异常高傲，是一种

居高临下惯了的姿态。诡异的是，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时而跪拜行礼，时而威严呵斥，更多时候她倚在一棵杨树旁，神情娇媚，眼神迷离，对着树干呢喃诉衷情。

在廊道的凭栏处坐下，路映夕低低叹息。那位被废黜的太妃，幽禁冷宫三十年，再不曾呼吸过外面的空气，再不曾见过心之所念的那人，如何能不疯癫？后宫女子，就算是心肠狠毒的可恨之人，都有可怜之处。

夜风习习吹拂，灯笼内的烛火幽幽摇曳。

路映夕突然站起，低喝一声，“谁？！”

廊尾的暗处，一道清瘦身影徐徐朝她走来，她顿时愣了神。

“师父？”不敢相信地唤，她一时分辨不清是惊还是喜。

那人走得近了，俊逸面容便显得清晰。温润如玉的黑眸，淡泊清朗的神色，毫无一分改变。

“师父，为何你会在此？”路映夕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诧异问道。

“你上次去了修罗门之后，我就在此等着了。”南宫渊温和微笑，像是全然不知他的话会让她震惊骇然。

“那也就是说——”路映夕睁大眼眸，怒责的话语哽在喉头，努力咽了回去。

“映夕，你可有发现，你越来越愚钝。”南宫渊微微沉了声，目光肃然，“迷药罢了，能制得住我吗？”

“师父不是自愿受制么？”路映夕反问，心中逐渐发凉，本已冰冷的手足越发冻僵。

“是。但我又怎么猜不到，凌儿将要对付你？”南宫渊凝视她，如墨玉的眸子闪着睿智却沉痛的波光，“我在棺木中听见你与修罗门的对话，知你会入冷宫，便将计就计。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蠢钝至此。”

“师父怪映夕愚蠢，没有看透师父的心思？”路映夕轻声笑起来，声音喑哑，眼角沁出泪光，只觉心痛如绞。她早已后悔，早已知道自己愚蠢，竟在那样的情景下将自己献给慕容宸睿。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师父会在她的心上再刺一刀。

南宫渊沉默半晌，凝在眉宇间的严厉之色一点点退去，只余眼底那一抹深刻的痛。千算万算，不如天算。他原本只是顺势而为，要她搬入冷宫避劫，岂料她为了救他而与皇帝……

碧漾池的一切他虽未目睹，但以他的耳力，纵使距离甚远，也能隐约听见。那一刻，他想过现身阻止，不顾后果。可最后终究是理智战胜了冲动。心里似乎流血不止，他看不见伤口，只知很痛很痛，也许会痛上整整一生。

与其说他怪她，不如说他怪自己、恨自己。一而再地推开她，终于彻底推远

了……

“师父为何要欺瞒映夕？”路映夕抑制着心中无可名状的哀伤，平静地抬眸望他。

“宫中即将发生一件乱事，你待在冷宫就能避开一劫。”南宫渊语声平淡，黑眸中清寂无泽。

“是何乱事？师父认为映夕没有能力自卫？非要以此迂回的方式来解救映夕？”她眸光清冷，口气渐渐咄咄逼人。

“是，我认为你无法自保。”南宫渊淡淡回视她，不露情绪起伏。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他的方式没有错，他是为了保护她，并非她没有能耐，而是他发自内心地担忧和关切，无法旁观不理。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是否不知不觉间已经左右了她的人生？

路映夕呵呵轻笑，笑声苦涩。

无语良久，她忽然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道：“师父，映夕不信。人应自救，而不是尽信所谓天机避劫。映夕决定回凤栖宫，不会搬进这里，也不会自愿弃了后位。”

“映夕，别任性。”南宫渊嗓音淡淡显得有些无力。他信奉半生的天命，在她眼里一文不值。然而这才是她，他怎能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她？

“不论会有什么祸事降临，我都相信事在人为。如果人力微薄，无法扭转乾坤，那么至少勇敢面对，尽了全力，如此就足够。”路映夕说得掷地有声，分外冷静，然则内心溢满酸楚，阵阵悲凉。慕容宸睿不信任她，师父也不信任她，这世上根本没有人信任她。落红的事她无能为力，但起码她可以证明给师父看，她不需要预先避劫，她能靠自己的能力渡过劫数。

南宫渊静望她许久，勉强扬唇一笑，吐出四个字，“万事小心。”这次的代价这么大，是否上苍惩罚他妄图改变天数？他本就不该奢望，她与皇帝之间怎么可能纯净如水？可是，当事情真正发生，他才知道自己竟会这样的痛入骨髓。原来，他爱她已这般深，深得连他自己都意外。

气氛静谧，夜色漆黑。两人相对无言，陡生出几许局促。

“师父，姚贤妃为何恨你？”路映夕轻淡出声，压下心底所有的情绪翻腾。

“我尚在襁褓时，就被玄门师尊抱走。长久以来我都以为是孤儿，一直到了几年前，才知晓身世。”南宫渊别过脸，仰望夜空，口中淡然道，“最初，玄门与修罗门偶有往来，正因如此，我甫出生师尊就曾抱过我。师尊发现我的八字异于常人，筋络又奇特，便偷偷将我带走。”

“偷走婴孩？”路映夕不由皱眉。她也算是玄门弟子，却不知师祖竟是这样的

人物。

“师尊对奇门玄术着迷成痴，曾经对我说，我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玄门奇才。”南宫渊依旧遥望苍穹，俊朗侧脸透着一股孤寂，“那十五年，修罗门不断骚扰玄门，暗杀了许多弟子。我不明缘由，师尊闭口不提两派纠葛。后来情况愈演愈烈，师尊只守不攻，修罗门的手段益发狠辣，而玄门自此败落，匿迹于江湖。师尊不愿我埋没于山林，要我自荐入皇宫，更言道，十数年之后天下将大乱，希望我能救百姓于水火。师尊实在太高估我。”

他自嘲地笑了笑，继续道，“再后来，我一半时间在皇宫内，一半时间在民间游历。在外时，恰巧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说她爹病重，药石无灵。我便去她家中，为她父亲诊断。那人的病情确实严重，但仍有转机。我没有立刻救他，因为我发现了这家人的不寻常。宅内遍布阵法，戾气甚重，我直觉怀疑是修罗门设下陷阱擒我。于是我推脱说要外出寻找草药，暗中查探他们的身份。果不其然，那病人就是修罗门门主。思及玄门师兄弟的惨死，我狠了心回皇宫。隔了几日，我心中难安，又返回那座大宅。可是已经来不及，我赶到时，那个小女孩冷冷地看着我，对我说了四个字——杀人凶手。”

“那女孩是如今的姚贤妃？”路映夕轻轻接言问道。

南宫渊点头，声音里隐有一丝哀恸，“因为这件事，我有愧于心，去找师尊，望他能开解，不料因此知晓了自己的身世。”

“师父，这不是你的错，只是阴错阳差的意外。”路映夕温声劝慰。

南宫渊好像没有听入耳，顾自道：“之后，我向凌儿负荆请罪。她性子极犟，不肯原谅，要我血债血偿。她用匕首在我身上一刀一刀划下，说要我流光身体里所有的血液，因我不配做姚家人。当时我失血过多，虚弱昏迷，朦朦胧胧间感觉到周遭有淫靡之气。费力睁眼，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只觉耳边似乎有求救声。后来我才知道，凌儿的大师兄意图侵犯她，她半挣扎着，想看我会不会救她。其实我睁眼只不过是混沌的反应，她却以为我故意视而不见。”

“那……”路映夕一顿，想问姚凌是否被染指。

“凌儿心性刚烈，宁死不屈。她大师兄算是还有一分人性，最后关头放过了她。打那以后，凌儿就坚决要脱离修罗门。”南宫渊忍不住低叹。他是一个满身罪孽的人，虽未亲手弑父，但确是间接害死了父亲。

路映夕亦叹息。师父之前曾说，很久以前就认识姚凌，原来不是指时间，而是指血缘和心理上的那种亲近。师父说的不堪，原来是指他自己。在他内心深处，是憎恶他自己的吧？

与南宫渊默默分别，路映夕离开冷宫，往宸宫行去，一路思绪纷飞如团乱麻。

多年来，她把师父看成天神般完美的男子。今日才知，他也有软弱，也有解不开的心结。不够完美的师父，让她觉得更加真实。从前，他是不可触及的星斗，如今，他是尘世间有血有肉的男子。但是，为什么越看得清晰，就越觉得失去了原有的那种朦胧悸动？

步行很久，她到了宸宫。

此时此刻，她极不想见慕容宸睿，相信慕容宸睿一样不想见她。然而僵局必须打破，由不得她随心所欲。

内监请她在前殿等候。她喝着热茶，耐心枯等。半个时辰过去，内监毕恭毕敬地向她禀道：“皇后娘娘，皇上已经就寝。”

“请公公传个话，说本宫有要事与皇上相商。”路映夕搁下茶盏，站起身来，语气坚持。

内监踌躇了片刻，还是恭顺地去了。

足足等到天光，皇帝早朝，再至他下朝，路映夕才得见圣颜。

“皇上圣安。”她屈身行礼，淡淡地扫了四周一眼。这里的摆设并没有改变，只是无形中蒙上一层疏离的气息，不再是她可以任意进出的地方。

“嗯。”皇帝的面色比她更淡漠，径自站立在窗口，一眼也不看她。

“皇上，臣妾改了主意。”路映夕对着他的后背，平缓地说道，“臣妾不想搬入冷宫，之前的事就当臣妾不曾提过。”最好连那桩糊涂事也未曾发生。她心中苦笑，只恨覆水难收。

皇帝悠悠转过头，目光嘲讽，冷冷淡淡地道：“果真是女人善变。”

路映夕没有回嘴，静静站着。

“已有新法子救南宫渊了？朕一向都说，皇后足智多谋。只可惜先前付出的代价，再也收不回。”皇帝睨着她，唇角勾起一抹意味莫名的弧度。

“那就不必收回。”路映夕接口。

“不觉得平白浪费了？”皇帝的眼神逐渐锐利起来，直直盯着她。

“臣妾愚钝，不明白皇上到底想说什么。”路映夕撇开脸，不愿看他。

“朕从未见过一个女子像你这般。”皇帝冷了声音，缓缓道，“鱼水之欢，对你来说似乎毫不紧要。你这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是对你自己，还是对朕？”

“如果不紧要，臣妾从前就不会坚持。”迎上他如刀如刺的犀利眼光，路映夕心头隐隐抽痛了一下。他以为她不在乎么？欢爱过后，即使不是缠绵相拥，至少也该是宁馨平和。她不曾想过，自己的初夜竟然会是那么凄凉。

“朕只问一次。你坦白告诉朕，究竟是或不是。”皇帝的视线紧锁着她，不放过她脸上一分一毫的表情变化。他能感受到她的青涩，可终究还是无法不怀疑。或许这些都不是重点，他更介意的，是另一些事。

路映夕凝眸望他，极轻地点了头，“是。”她也只回答一次。从今往后，她再不会为这件事解释。他若愿意相信，一次回答就足够了。他若不信，解释百遍也是徒劳。

“好。”皇帝颌首，却什么都未表达。

“好什么？”路映夕挑了挑眉梢，存心追问。

皇帝不语，脸色明显柔和了几分。

路映夕轻抿菱唇，沉静无话。人与人之间，不会有无缘由的信赖。信任需要基础，而她和他之间并没有牢靠的基础。所以她无怨不怪，独自吞咽下苦涩和心酸。

两人沉默须臾，皇帝淡淡地开了口，“你气色不佳，留下用过膳再回凤栖宫。”

“多谢皇上。”路映夕浅浅一笑，从善如流。

“明知朕去了早朝，何不歇息过后再来？”皇帝似是随口一问。

“臣妾原想与皇上商议过后再歇息。”路映夕温声答道，心下暗自腹诽，他又何尝不是明知她等了一夜，偏要她一等再等，摆足了皇帝的架子。

“坐吧。”皇帝伸手一指，指向软榻。

“谢皇上。”路映夕依言坐下。久没阖眼，她的确又困又累。他算是成功地教训了她，可她何其无辜。

皇帝走至榻旁，低头看了她一眼，口中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还痛么？”

“嗯？”路映夕抬眼，懵然看他，旋即领悟，脸颊腾地红起来。

见她不出声，皇帝半蹲下身軀，于榻前与她平视，低叹道：“朕本想给你美好的初夜回忆。”岂料会横生枝节。

路映夕垂眸轻声道：“皇上现在相信了？”她并不如此认为。

皇帝没有答话，顾自道：“朕知道你没有享受到，下次朕会温柔些。”

路映夕头垂得愈低，耳根发烫，心里却恼怒起来。以他对她的了解，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完全信了她。在心怀猜忌的情况下，即使举动温柔，又能补偿什么？

皇帝似乎与她有同感，叹息着道：“只不知下次是何时了。”心有芥蒂，他不会再碰她。

“臣妾委实困倦，还是不下用膳了，请皇上允臣妾回凤栖宫歇息。”路映夕轻轻站起，向他躬身揖礼。

皇帝“唔”了一声，并不挽留，看着她旋身离去。



第四十二章

帝姬之死

搬回凤栖宫之后，日子变得异常清静。皇帝既不驾临，也不召见她。而师父所说的劫难，也并没有发生。

这两日她睡得十分安稳，只是清晨醒来时会习惯性地侧头看一看枕畔。再没有比她早起的那个人，悄声更衣去上早朝。

现在回想，才恍然发觉，那人给过她隐晦的体贴。他一贯比她起得早，却从来都不惊动她，更不让内监叫醒她。他更衣洗漱早膳等等，从未要她伺候。

“小沁。”倚在窗旁，路映夕淡淡出声，“人在何处？”

侍立在后的晴沁心领神会，即刻低低应声，“在后花园。娘娘不在的这段时间，她除了待在偏殿，只偶尔去后花园走走，不曾出凤栖宫。”

“嗯。”路映夕轻蹙黛眉，目光飘远，定在窗外那株紫茉莉上。花间一只彩蝶翩飞，怡然自得，悠然惬意。

“娘娘，奴婢始终认为，此人不可留。”晴沁低声说着，敛眸垂首。

“小沁，你可想取代她？”路映夕缓缓回过头来，注视着她秀美的面容。

晴沁一惊，忙跪地申辩道：“娘娘明鉴，奴婢绝无此意。”

路映夕绽唇而笑，伸手扶她起身，一边道：“莫惊。”

晴沁微微抬眼看她，小心翼翼道：“娘娘怀疑奴婢的忠诚？”

“不是。”路映夕摇了摇头，徐徐道，“你平日监视栖蝶的时候，多留意她的神态举动。或许将来有一日，你真的可以取代她。”

“娘娘的意思是？”晴沁惶恐而疑虑。

路映夕无意再多说，摆手示意她退下。

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栖蝶是天生与她相似，还是用了易容术，但可以肯定的是霖国并非易与之辈。霖国胆敢刺杀慕容宸睿，也许私下早已与龙朝有盟约。而慕容宸睿仍然留栖蝶在宫中，等于扣留了人质。在四国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她又何必强做出头鸟，还是静观其变为宜。

在寝居内走了一圈，路映夕凝神细听周遭动静，过了片刻，她拴紧门窗，进入凤床底的密道。

密道入口位于床底的坚固青石之下，所以并未遭火势波及。她下到石室，便见一人席地坐在壁沿。

“师父。”她温声唤他，劝道，“为何非要留在这里？密室幽暗，不见天日，何苦让自己受罪？”

“在此静静心罢了。”南宫渊拍衣站起，露出温和笑容。她不会知道，这两日他想了许多。再也无法对自己否认，他爱她。

“那么师父打算离宫了吗？预备去哪儿？”路映夕关心地问。

“先回玄门。”南宫渊在漆黑中深深凝视她，眼波荡漾，温暖而爱怜。

路映夕不察，奇道：“师父以前告诉映夕，玄门早年遭灭门，既然不是这样，那如今的玄门到底在何处？”

“以后你会知道。”南宫渊唇角轻扬，神色温煦若春风。原先他还犹豫，觉得战役杀戮太过残忍，但近日深思，时事迫人，战火不可避免。只愿战争是为了更长久的和平。

“玄门还剩下多少弟子？”路映夕脑中迅速思索，玄门弟子不仅擅武识医，更深谙奇门阵法，如果能够坐镇沙场，必可以一敌百。

“约莫五千。”南宫渊没有隐瞒。

“五千？”路映夕震惊，“不是曾经遭受了重挫吗？”如若这五千人皆是精英，足可抵几万人马的军队。

“受重挫是十几年前的事。这些年来，师尊又培育了不少人才。”南宫渊语音渐低，甚是感叹，“映夕，我瞒了你许多事，抱歉。”

路映夕定了心神，沉声问道：“师父，玄门背后，是何人掌控？”

南宫渊轻叹，“你天性聪慧，应该猜到，有人暗中培植力量，妄图称霸天下。”

“难道是师祖？”路映夕蹙眉疑道，“就算这五千玄门弟子个个本领非凡，也

不足以占地称雄。”

“师尊去年已经过世。”南宫渊黑眸沉淀了光泽，平淡道，“现如今，玄门掌门是我。”

路映夕定定看他，在黑暗中他的眼眸清幽如潭，却似有锋芒暗闪，坚毅而淡定。

“师父，请告诉映夕，你有何计划，想要达成怎样的目的。”她轻声但郑重地说道。

“玄门受惠于皇室，亦是受控于皇室。”南宫渊只是这样回答。

路映夕抿唇思忖，皇室是指邬国皇室？抑或别国？

“映夕，你下来太久，该上去了。”南宫渊温言催她离开，静笃地再补上一句，“相信我，我不会再害你陷入为难境地。”

玄门之事令路映夕深受震撼，故而没有思量他话里的深意，怔然地折回地面。才打开寝门，走出去透口气，就闻太监一迭声的通禀，“皇上驾到——”

她凛了神，抛开脑海里的思绪，迎上前，盈盈施礼。

一抹尊贵的明黄色掠过苑门，优雅地向她走来，闲散道：“皇后无须拘礼。”

路映夕瞟他一眼，暗觉怪异。他神情如常，可为什么眼神中夹杂阴鸷的戾气，是谁招惹了他？

皇帝不看她，往庭院行去，径自在青藤秋千上一坐，道：“有劳皇后。”

路映夕心下觉得奇怪，也不询问，到他身旁轻轻推动秋千架。

皇帝迎风闭目，清风拂动他额前的黑发，别有一种慵懒俊美的风采。

路映夕侧望着他，却觉这种慵懒之中蕴涵不易察觉的凌厉。

“停！”皇帝蓦地出声，睁眼转头看她，目光灼灼，似痛似恨。

“皇上怎么了？”路映夕诧异问道。

“蕊儿死了。”皇帝语调无波，唯独眸光阴沉森寒。

“小帝姬？”路映夕吓了一跳，难以置信。

“今早蕊儿毒发，全身发紫，口中吐着白沫，不断地抽搐，死状凄惨。”皇帝一字一顿地道，嗓音因压抑而格外低沉。

“皇上认为是臣妾下毒？”路映夕定神望他。

“有一再有二，也不足为奇。”皇帝没有下定论，但矛头已指向她，“平素极少有人去蕊儿殿中，只有你必须常去。”

“臣妾前去，是为了替小帝姬解毒。”路映夕沉住气，平静回道。她对小帝姬下的是慢性毒，需要好生调理才可退尽毒素，这两日她得闲，便去得勤了一些。

他就因此而要定了她的罪么？

“朕问过当值的宫婢，昨日晚膳后你去看望蕊儿，喂她吃药，之后蕊儿便就寝入眠，再无旁人来过。”皇帝语气沉稳，却有一股寒意弥漫开来。

“小帝姬所中何毒？”路映夕保持冷静，自辩分析道，“虽然臣妾最有嫌疑，但并不足以定罪。如果有人要害帝姬，也可将毒药掺入食膳茶水之中。何况，若是臣妾所为，臣妾未免太蠢，在众人皆知的境况下亲自下手。”

皇帝冷冷勾唇，自秋千站起身，立于她面前，极缓慢地说道：“皇后能言善辩，朕早已领教。朕不会冤枉无辜，若让朕查出是谁索了蕊儿的命，朕必将其处以极刑，不管她是何身份。”

语毕，他举步离去，背影挺拔如松，却似乎透着拒人于千里的孤寂气息。

路映夕安静目视着，不由叹息。那可怜的小女孩，贵为帝姬，如此坎坷不幸。在生时，智能低下，痴傻无知；去世时，受毒发之苦，死状惨然。她短短的一生，不曾享受过帝王家带给她的荣华和快乐，只承受了帝王家的复杂暗涌。

而慕容宸睿，其实他正悲恸着吧？

路映夕没有坐以待毙，在皇帝走后立即前往帝姬寝殿。如果这就是师父所说的劫数，那么她要全力以赴为自己辩白。她要证明给师父看，人定胜天。

可是她才到了帝姬寝殿，就被人拦下。殿外一排带刀侍卫严守，几名检验吏匆忙进出，仗势森严。

“皇后娘娘。”远处一人缓缓走来，身形消瘦，眉目清冷。

“韩淑妃？”路映夕讶异，疑问道，“为何韩淑妃会来此？”

韩清韵施礼，而后驻足石阶前，举目望向殿匾，眸底闪过一丝黯然。半晌，她才轻淡出声道：“蕊儿稚幼无辜，清韵来送她最后一程。”

“韩淑妃，别怪本宫言语直接。眼下是非常时刻，你来此悼念小帝姬，恐怕会招人怀疑。”路映夕凝眸细看她，暗自端详。多日不见，她清瘦不少，面颊有些凹陷，愈凸显了一双美眸漆黑圆大。自上次议政殿私审之后，她是否想通透了，还是益发钻进了牛角尖？

“清者自清。”韩清韵平静回道，垂下了眸子。

“韩淑妃，请借一步说话。”路映夕忽然想起，韩淑妃曾经有孕，然却是一场空欢喜，她可是因为分外喜欢孩子而来此感怀？

“皇后娘娘客气了。”韩清韵应声，随她往静僻石径走去，边行边道，“清韵从前冥顽不懂事，幸得皇后宽容海涵，往后清韵定会安分守己，不再强求。”

“嗯。”路映夕应了一声，未置可否。也许她此话出自真心，但人总是可能犯错，难保将来她不会再有想不开的时候。

“皇后可是有话要问清韵？”行至无人树荫下，韩清韵停住了脚步。

“你可知宫中何人不喜小帝姬？”路映夕没有迂回，开门见山问道。

“因无利益冲突，理应不会出事。”韩清韵皱了皱秀眉，似乎亦是苦思不得其解。

“没有利益之争，却未必没有陈年旧怨。”路映夕低叹。她心中怀疑姚贤妃，只是并无证据，难下论断。

韩清韵动了动嘴唇，迟疑片刻，低低说道：“‘她’虽不喜林德妃，但对晚辈孩童，应无怨恨。”

路映夕眸光顿锐，绽出清冽光芒。

韩清韵微低着头，继续低声道：“清韵愚钝，无能为皇后分忧。皇后可以询问刑部尚书沈大人，或许能有些收获。”

路映夕眸中波光闪动，浅淡一笑，回道：“韩淑妃有心，本宫先且谢过。”话落，未再多留，扬长离去。

韩清韵目送她，无声幽叹，复又转头眺望帝姬寝殿，心中隐隐抽痛。她十分喜爱孩子，曾经以为能够为心爱的男子诞下麟儿，可谁知竟是镜花水月。以后，她还有机会吗？皇上已许久不曾宠幸过她。

路映夕并未宣召沈奕，而是返回凤栖宫，卧榻小憩。韩淑妃有意引导她，不知背后是否有陷阱。不过，沈奕此人，确实有奇怪之处。他好像是听命于姚贤妃，不知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难道他也是修罗门的弟子？

脑中思索着，混沌沌地渐入梦乡，突然感觉背脊发凉，顿时一个激灵醒了过来。

“皇上？”她捂胸坐起，怔怔看着。

皇帝半蹲在榻前，双手停滞在半空，俊脸上僵着一抹尴尬之色。

路映夕定了定神，顺着他的视线低看，不禁也僵住。

“朕到后花园走走。”皇帝猛地站起，疾步走出了内居。

路映夕盯着榻上的绣花毯子良久，轻轻起身，亲手换了染血的毯子。方才皇帝是想抱她到凤床，还是想为她换衣？

想着，她不自觉地露出一个微笑。不知为何，他似乎总是不愿吵醒她，故而蹑手蹑脚，鬼祟做贼一般。堂堂一国之君，倒是委屈他了。

唇畔的笑容没有停留太久，慢慢就敛了去。她的癸水如期而至，是避孕汤药的效用，还是受体内寒毒的影响？现在担心虽是过早，可她心中终究不安。寒毒盘踞体内愈久，以后她孕育子嗣的机会就会愈小。

换好干净的衣裙，她慢吞吞地走去后花园。

刚入拱形园门，就见皇帝坐在花圃旁的石桌边。他身侧一个清美女子盈盈侍立，两人原本正在轻声交谈，见她出现，就即刻止了声。

“皇上。”路映夕走近，欠了欠身。

“栖蝶见过皇后娘娘，娘娘凤安。”一旁的栖蝶温顺垂眸，屈膝行礼。

“栖蝶，你先退下。”皇帝淡淡开口，难辨情绪。

“是，栖蝶告退。”再次恭敬行礼，栖蝶弯身离去。

见她走远，路映夕才温淡说道：“皇上今日一再驾临臣妾宫中，实乃臣妾荣幸，未知皇上是否循例也查问了栖蝶婕妤？”

皇帝低哼一声，站起身直视她，微愠道：“若是你有怀疑之人，就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路映夕抿唇不吭声，心下倒有点吃惊。他很烦躁，掩藏都掩藏不住。之前他来问罪，尚能压抑伤心悲痛，现在何故不能冷静？

皇帝的脸色渐渐阴沉，瞳眸中幽光一闪再闪。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被诅咒的人，无法拥有子嗣。先前是因为寒毒在身，如今却是因为无心碰别的女人。而他想要的女人，偏是不可孕育皇嗣之人。

“皇上，小帝姬的事，可有眉目了？”沉默许久，路映夕轻柔地出声询问。

皇帝摇头，目光又暗冷了几分。他原本有些怀疑栖蝶，皇朝和霖国已暗中撕破脸，但是刚才一番试探，未见她有什么异状。照此看来，仍旧是路映夕嫌疑最大。

路映夕静静注视他，不再多问。宫闱之中，有多少诡异不明的事最终都不了了之。小帝姬枉死，皇帝查不到线索，就不能治任何嫌犯的罪。他只能憋着那口浊气，一生无法吐出。

“可知朕为何中了寒毒？”皇帝忽然启口，语气沉凝幽深。

“臣妾不知。”路映夕温声接言，心中暗自猜测，该不是姚贤妃对他下的手？

“是朕的皇弟所为。”皇帝低沉了嗓音，徐缓道，“当年众皇子为了争夺皇权，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人顾念同根生的情分，只想着诛之后快，朕也不例外。因为朕若退一步，对方就会逼近十步。朕初登基之时，三皇弟谋反逼宫，朕便是在那时中了寒毒。”

“后来叛党伏诛，处以极刑？”路映夕轻声问。

“朕将三皇弟幽禁。”皇帝的声音愈加低，带着沙哑的深沉，“朕本想留他一命，但在知晓寒毒的厉害之后，朕下了狠手。或许是积孽太深，多年来朕日日服药，也只能控制住毒性，无法根除。直至你为朕渡了毒。”

“一将功成万骨枯。”路映夕慨然，叹道，“权贵之家，处处是战场。”就连那与世无争的小帝姬，都莫名成了牺牲品。

“朕可有做错？”皇帝抬眸凝望她，话语中隐含沉重的深意。

“功过是非，以何为标准？无论如何，皇朝在皇上的治理下，日益昌盛，国强民安。”顿了顿，路映夕轻悠悠道，“至于为皇上渡毒，是臣妾自愿而为，皇上无错。”她因此得到一面免死金牌，现今想来却不知是否值得。

“以前朕并不相信，一切事物皆有因果循环，现在却不得不越来越相信。”皇帝扬唇，无声苦笑，苦浸肺腑。倘若他此生无子承欢，那也是他自己种下的孽根。

“皇上的寒毒已解，无须再纠结于过去。”路映夕回视他，轻蹙起眉头。她能理解他的丧女之痛，可他为何无端变得颓然悲观？

皇帝敛了神色，淡漠不语，目光在她脸上流连许久，深沉莫测。自从她搬入宸宫，他就没有再宠幸过其他嫔妃，不是刻意，又似有避忌，他自己也分辨不明是出于何种理由。

他的眼光仿佛有温度，灼热地落在她面容上，令她不自禁地偏开了头。

过了很久，皇帝才又淡淡出声，“未查出真凶之前，朕希望你好好留在凤栖宫，莫多做无谓之事。”

“臣妾不明白，何谓无谓之事？”闻言，路映夕转过脸，定定看他。

“如果你是清白的，朕自是不会冤枉你；如果你确实做过，朕定会叫你偿命。”皇帝未答她的话，只重申了立场和态度。

路映夕望着他，明眸中浮现一抹幽思。他在维护她？怕她亲身去查线索而着了别人的道？他会如此为她着想？恐怕是她想太多。

“记住朕的话，什么都别做。”皇帝再次说道，似命令，可又像是叮嘱。

“皇上是否已经察觉到什么端倪？”路映夕生了疑虑，追问道，“是否有对臣妾更不利的证据？”

皇帝的眼神幽深难测，轻扫过她，抿起薄唇，不作回答。确实有了些许线索，矛头越是直指她，就越显得蹊跷。他愿意多信她一分，但愿不会信错。

见他不语，路映夕自嘲地笑了笑。难道劫数真的无法自救？师父与皇帝都要她顺应天命么？她想掌握自己的人生路，前路却困难重重。